

# 「佔中」是撕裂社會的始作俑者

□沈家聰

【指點香江】

香港社會正有被徹底撕裂的危機，令人倍感受慮。於此重要關頭，數十名學界政界人士昨日發表聯署聲明，呼籲各界心平氣和尋求共識以實現特首普選，這一做法應當值得高度肯定。

所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同是香港人本就應當互相體諒求同存異，更何況是實現普選是各方都認同的原則。然而，值得強調的是，當前之所以出現如此激烈的對抗，始作俑者正是「佔中」，如果不是出現強烈的危機，許多沉默的市民也不會參與簽名反對佔中。事實上，「反佔中」運動與此次「聯署」的理念不謀而合，希望各界以理性務實態度謀求共識，不希望香港出現任何違法暴力的抗爭手段。

## 沒有「佔中」 何來「反佔中」

關心香港前途的市民都會感到，如今的香港似乎越來越陌生。以往的靈活、務實、進取的社會生態，於近一兩年來急轉直下，變得日益暴戾，不再講務實，務實反成為「背叛」的代名詞；也不再講協商，「溝通」變成「背背」的同義詞。那些主張極端與激進的政治人物、政黨，那些行事手法近乎「紅衛兵」的青年，日漸成為政治舞台的主角，相反，那些鼓勵理性務實的言論與人物，不再被尊重。於此情況下，互罵、對立、指責、攻擊等等，充斥於社會之中，香港

變成一個火藥桶，隨時都可能爆炸。

其實所有人都明白，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，最終只有一個結果，這就是普選落空、兩敗俱傷、社會撕裂，沒有一方會是贏家。因此，在距提出最終政改方案只剩半年時間的關鍵之時，是時候讓各方都冷靜下來想一想。

正是不希望見到最惡劣的結果，昨日39位不同界別的人士聯署聲明，希望社會尋求共識，實現特首普選。聲明指出，「希望各方共同營造一個可以平心靜氣商談的社會氣氛，互諒互讓，克服歧見，以期達到成為大多數市民和各方接受的政改共識。」聯署由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裁馮可強發起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、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、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、工聯會陳婉嫻、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等都有參與聯署。

對於這一有社會責任感的呼籲，市民由衷感到高興，事實上，這批聯署人堪稱是香港社會「德高望重」的人物，他們齊心一呼，或許能為政改僵局創造了一個可能的契機。未來能否出現更大的轉機，將視乎各方的努力，以及是否有溝通協商的誠意了。

但實事求是地講，從過去一、兩年的歷史來看，香港市民對於能否出現這一溝通協商局面不會感到樂觀。「香港2020」的陳方安生與李柱銘，明知到美國、英國去見政府要員會刺激中央政府，也明知到香港

的普選應當是中國人自己內部之事，卻堅持且高調去邀請外國別有用心的政治勢力參與到其間；美其名曰「香港是國際城市，外國有權參與」，但這顯然是一種刺激中央神經的舉動，對創造一個良好的溝通環境是百害而無一利。問題也在此，為什麼他們仍然這麼去做？這還是理性協商的態度？以這種態度去推動政改，最終會有怎樣的結果？

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，現今香港出現如此近乎撕裂的局面，誰要負首要責任？事實上，「始作俑」者不是別人，正是「佔中」。正是一年前戴耀廷、陳健民、朱耀廷三人發起的「佔領中環」運動，開始了社會嚴重且尖銳對立的開始。如果不是「佔中」的出現，又豈會有「反佔中」；若無「佔中」對社會的嚴重危害性，又何來社會的強烈反彈？假若「佔中」是一場和平、理性、強調溝通協商的合法政治運動，又何來如此強烈的批評？

尊重事實，香港今天所面對的局面，「佔中」沒有任何脫罪的理由。在「6·22」投票之後，「佔中」發起人戴耀廷在與林鄭月娥會面時是如此說的：「如果不承認……『佔中』就必定會發生。」「如果不接受……『佔中』就必定會出現。」試問，這還是一種和平、理性的心態？這無疑是一種脅迫、一種威脅、一種挾勢壓人的態度，於任何政治協商中，若出現這種局面，最終沒有人會甘於接受，更何況，以香港

市民的利益作為賭注、籌碼，是一種極其不道德的做法。

## 理性溝通是政改唯一出路

前日某報社論聲稱：「中央應該實事求是，以實際行動體現落實特首普選的決心和誠意。」這是一種並不公允的見解，中央的誠意不應被質疑，當年中央以極大的誠意允諾2017年可以普選，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；而於此次政改討論上，中央主管港澳事務的領導人張德江，更是最少三次強調中央真心實意希望香港如期落實普選，更是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到上海去商討，但結果又如何？因此，將出現當前社會撕裂的責任說成是中央造成，顯然不是「實事求是」的。造成今天局面的，首要責任在於「佔中」及其付諸於實際的行動。

「反佔中」運動所代表的是大多數保持沉默的香港市民，他們以簽名去表達對「佔中」的不滿、表達對實現普選的強烈願望，豈能被說成是「激化情勢」？試問，如果真的有誠意去推動溝通與協商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放棄「佔中」，試問，這可能出現嗎？

作者為香港教育工作者

## 【焦點熱議】

# 政客勾連外國勢力毀普選

□楊紹華

特區政改問題，是中國人自己內部的事，不用更不容外國勢力插手其中。昨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進一步指出，即要警惕外國勢力插手干預香港，而少數本地政客「勾連外國」，也應引起市民的警惕。事實上，外國勢力介入香港早有時年，但政客直接向外投靠近一兩年更是屢見不鮮。陳方安生、李柱銘等人公然邀請美英插手香港政改，黎智英等暗地裡與美國前副國防部長密會欲操控香港反對派，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，市民對此已有深刻體會。

## 美英「關心」心懷鬼胎

反對派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「香港是國際城市，外國在香港有利益，關心普選是正常的」。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，第一，香港固然是國際都會、是「亞洲國際都會」，但香港更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特區。香港在推進重大議題與事務時，必須考慮國家整體利益以及國家發展的安全。第二，插手干預並不是「關心」，而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。任何主權完整的國家，都不可能接受這種別有用心的「關心」。

更何況，香港落實普選事關重大，影響深遠。不僅關係到香港社會各階層、各界別的利益平衡，關係到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，而且影響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央的關係，影響到中央對香港特區有效管治，影響到「一國兩制」方針的正確貫徹實施，影響到國家主權、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全局。在如此利益攸關情況下，外國勢力正瞄準時機，千方百計試圖「借題發揮」，以「關心香港民主發展」為名，插手干預，欲借此牽制中國、謀求其他範疇的利益。

市民對此早有體會。在剛過去的七月份，陳方安生、李柱銘以「香港2020」名義到英國訪問，參與英國議會展開的所謂「聽證會」，攻擊中央政府、否定普選進程。更得到英國副首相克萊格的會見。然而，眾所周知的是，克萊格根本不是什麼好人，而是一

個徹頭徹尾的「反華」政客。6月16日，當國家總理李克強訪問英國時，還公開攻擊中國政府，甚至在一個月度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，「若能再次會晤達賴喇嘛，他將『榮幸萬分』。」

為什麼克萊格要見達賴、為什麼要趁李克強總理訪英時公開攻擊中國？而如果聯繫到此次會見香港的反對派頭面人物陳方安生與李柱銘，則克萊格「反華」的面目已經十分清晰了。他不放過任何攻擊中國、干涉中國內政的機會。而陳方安生與李柱銘這次完全是「自投羅網」，被人利用作為「反華」工具。

再早之前的4月初，又是陳方安生與李柱銘，在美國當局的安排下到當地，在所參與的十多場活動中，極盡批評攻擊之能事，將回歸後的香港批得一文不值，更公然表達「希望美國關注香港普選」的「殷切期望」。而美副總統拜登更是「專程偶遇」，給他們打氣支持。

為什麼拜登及其他要員要見陳李二人？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，美國在實施「重返亞太」戰略，在中國南海、東海等問題上挑撥離間、加劇甚至製造矛盾衝突，目的是要圍堵中國、牽制中國。而香港普選則給他們一個千載難逢的插手機會，見陳、李二人，表面上似乎是「關心」，實際上是醜陋的政治干預。

一如張曉明所指出的，國際上有些勢力想方設法對我國進行圍堵和遏制，不斷給我們製造麻煩，香港發生的許多事情，包括極少數人與外國勢力、外部勢力勾連的活動，也不能不引起我們許多多善良人們的警覺。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會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呢？用鄧小平先生的話說，在這方面我們沒有自我安慰的根據。鄧小平先生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，還講過一句話，他說，要防止一些人「把香港變成一個在『民主』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」，我想這句話的深刻內涵，是值得我們去認真領會的。

因此，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立場上，站在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政治倫理角度，並考慮到香港的政治現實，對於中央強調必須堅持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標準、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的立場，相信都不難理解，甚至可以說是天經地義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。

## 政客媚外 港人心寒

最近，被媒體曝光的《蘋果》黎智英的種種資料顯示，他與美國前副國防部長等軍政界交往密切，甚至獲得美方直接安排到緬甸經商謀利，作為回報，黎智英對反對派作出巨額的政治捐獻，替美國當局支持香港反對派對抗中央政府，甚至直接謀求「獨立」。

這些事實都是發生在今年的短短三個月之事，但實際上，回歸十七年來類似事例不勝枚舉，甚至以說「無日無之」，情況已經到了十分嚴峻的地步。正因如此，張曉明昨日的一番講話，才能引起社會的強大共鳴。香港各界要警惕政客勾連外國插手中國內政，更是採取實際手段去遏制這一情況的不斷蔓延與惡化。否則，普選必然會因為外國政治勢力的干預而遭到破壞，這絕不是市民想見到的結果。



▲陳方安生、李柱銘勾結外國勢力

# 美在非洲與中國角力

□紀碩鳴

美國總統奧巴馬，8月4日「召集」非洲54個國家中50國領導人，在華盛頓召開首次「美非峰會」。奧巴馬政府將此視為重返非洲的標誌性盛會。峰會期間，美方還宣布總價值超過330億美元的美非經貿合作計劃，並探討非洲安全等問題。非洲是中國的老朋友，每年中國都有對非的大量援助和投資。如今非洲又增添美國這位新朋友，亦開始大手筆的投入。不過，美國在投入之時，也沒忘踩一下中國，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峰會期間接受媒體訪問暗示，指中國在非洲搞「新殖民主義」。在非洲，美國和中國又開始新的角力。

## 美非峰會擺明針對中國

儘管伊波拉病毒在非洲蔓延肆虐，首屆美非峰會如期在華盛頓舉行，除了疫情嚴重的塞拉利昂、利比里亞、幾內亞領袖相繼宣布取消前往華盛頓參加峰會的計劃，留在國內處理疫情，其他非洲國家傾巢而出。據美國政府官員3日說，峰會期間，美方將與非洲國家達成價值近10億美元的合作協議，涵蓋貿易、投資、農業、食品、能源、電力等多個領域。

不過，會議到第二天，白宮宣布計劃在非洲投資140億美元，加強美非貿易關係。會議接近尾聲，美方宣布了總價值超過330億美元的美非經貿合作計劃，雖然這一數字與中國比起來略顯尷尬。今年5月中聯辦主任李克強訪問非洲四國達成眾多投資協定，而

尼日利亞的一個鐵路專案就價值131億美元。但美國在數天之內層層加码，突顯非常時期的美非關係。

說非常時期，是因為非洲正成為各國關注的開發熱點，更因為有見中非、歐盟與非洲關係日益密切，美國不願成為缺席者。值得關注的是，峰會召開之前，奧巴馬接受英國《經濟學人》雜誌專訪，主題雖然是美非峰會，卻18次提到中國，顯示其在非洲問題的對華立場。奧巴馬提到：「中國有能力在非洲投資基礎設施項目……（但）他們的投資和美國投資相比帶有更多其他色彩」，暗指中國在非洲搞「新殖民主義」。他還建議，非洲領導人確保中國在修建道路和橋樑時僱用非洲工人，修建的道路不僅僅是通往去上海的港口。奧巴馬這番話直接挑明要與中國較力，擺明了今次美非峰會之目的。

傳統上，在非洲最有影響的是英國、法國，中國近數十年亦不斷深耕，近年來，印度、巴西等新興國家也紛紛加強了非洲關係。在美國全球戰略中，非洲歷來是其最短板，冷戰高峰期間，因為美蘇爭霸世界的戰略思考目的，美國曾經在非洲付出真金白銀，表現出強大的影響力。隨著冷戰結束，競爭的消失，非洲對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性不可避免地下降，儘管奧巴馬屢屢強調「重返」，但最多是動動嘴，言多行少。

過去15年裡，中國一直處於對非投資的前沿，是一項覆蓋整個中國大陸、目標明確的投資努力。據蓋斯——截至2013年，中非貿易額增長了十九倍，超出美國二倍多，而

且早在2000年就啟動了中國—非洲峰會機制。相比之下，美國與非洲的合作已遠遠落在後面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資料顯示，美非雙邊貿易額近年不升反降，2013年只有600億美元，不足美非貿易額2000多億美元的三分之一，與中非貿易額的1700億美元也差了一大截。

## 中國喚醒美國重返非洲

美國決定急起直追，2012年6月，即在奧巴馬政府第一任期快結束的時候，美國公布了《美國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戰略》。這份戰略第一次把非洲定義為「充滿機遇和活力的地區」，甚至將成為「下一個亞洲」。這份戰略被稱為美國對非外交的四大支柱是：加強非洲民主機構的建設；促進非洲經濟增長、貿易和投資領域的發展；推動非洲和平與安全；促進非洲的機遇與發展。可以看出，美國重返非洲的決心及全局戰略。

儘管美國總統奧巴馬否認美國正在與中國競爭，稱「這並不是零和遊戲。這不是冷戰」。美國非洲研究學者也認為，中美在非洲經濟競爭並不激烈，互補性更強。比如中國擅長在非洲打造基礎設施，這使得美國未來推動與非洲貿易會更便利。

不過，中國喚醒了美國對非洲的投資熱情，重新激起美國影響非洲的熱情。誰可以更親近非洲，誰才是非洲的兄弟和朋友，美國似乎還是想與中國一試高低。

作者為資深評論員

# 嚴防「大鯉」借「佔中」襲港



香港有個「佔中」問題，紐約有個佔領華爾街事件。後者發生在2011年，示威者針對大公司的貪婪造成金融海嘯，經濟復甦無期，以佔領華爾街來對抗社會的不公。佔領華爾街的顯著特點是完全沒有組織者，其出現似乎有眾多的原因，然而真正的本質是年輕人能量周期這個人類自然的自然屬性。這是國際社會對佔領華爾街事件的權威性解釋。

香港的「佔中」與佔領華爾街都以金融核心區為對象，參加者主體相信同是年輕人，這是兩者相同之處。不同之處是香港的「佔中」是有預謀、有組織的政治行動。不但其行動是違法的，其訴求也是違反基本法而無法接受的。這就是兩者根本性的差別。

引起關注的並非是對兩件事的分析，而是國際金融大鱷會否趁「佔中」渾水摸魚？大口大口吸走港人的血？

據「佔中」發起人的說法，「佔中」是為了要求中央給予香港「真普選」，而「公民提名」才是唯一的「真普選」。此外，還有一些含糊不清的說法，例如「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」、「沒有篩選的普選」等，後兩者連國際人權公約，以及自由和公民權利等國際性文件也無法定義的內容。

組織者聲稱，若然中央不答應，就發起「佔中」行動。這句話本身就是黑口白舌的要挾。而且，佔中的後果不難想像，自然是香港金融核心區無法正常運作，交通嚴重受阻，社會陷入混亂，香港經濟受到破壞等將逐一出現。組織者當然極力否認，但是反問一句，若「佔中」達不到上述的結果，又能夾到中央嗎？若然如組織者所言，「佔中」是和平的，理性的，不會破壞社會秩序，不會影響香港金融市場的正常運作，那麼這個「佔中」與假日女傭「佔領中環」有什麼兩樣？豈非是一個「歡樂派對」？如此，中央和香港政府就完全毋須緊張了，事實難道是這樣嗎？組織者顯然是心非。

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出現正常的金融波動並不出奇。但是，自從中英談判香港回歸中國以來，香港就出現了很多人的政治作秀，三番四次衝擊香港的金融市場，每次都掠走香港大量的財富，由此被戲稱「提款機」，其結果令香港經濟和港人受損，並埋下了暗傷的禍根。

記憶猶新的是前港督彭定康1992年10月推出違反中英共識的政改方案，引發香港股市大幅波動，不足一月暴瀉兩成達熊市界線，其後又再被舞起，牛熊兩極多次換位，港人的財富血流成河。這次事件中不難看到一隻無形之手，其對政改事件的轉角位拿捏準確，在股市上借機舞上舞落大獲其利，即使是港資大戶也是事後才如夢初醒。

這次的政改爭拗少了個彭定康，本來是自家內部的事，萬事好商量，但卻鬧到水火不相容，種種疑雲令人警惕。柏下是一隻無形的手，柏下是開明車馬的「佔中」聲聲，會否是92年政改的重演難以推測，但是港人必須有所準備，勿再讓西方將港人的血當療傷的「雞湯」，打好財富保衛戰，不讓大鱷和內奸得手。

（文章譯自《中國日報》香港版署名文章，略有刪節）

## 【周邊動向】

柯龍

# 俄羅斯是否會重返金蘭灣

今年5月以來，由於越方對中國在西沙群島海域部署鑽井平台進行野蠻干擾，導致中越關係再入低谷。在美日等外部勢力蓄意介入南海問題的同時，俄羅斯的動向同樣引起世人注意。就在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6月18日訪問越南的前一天，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司令率三艘軍艦前往越南的重要軍港金蘭灣，並於20日結束了在金蘭灣的後勤補給。面對俄羅斯的這些動作，人們在思考一個問題，即在中越南海爭端加劇的情況下，俄羅斯是否要重返金蘭灣。

金蘭灣位於越南東南沿海的富慶省，水域總面積98平方公里，海灣水深16—25米，最深處達32米，萬噸輪可自由進出，可同時停泊包括航母在內的大型航船40艘，或4萬噸以下的艦船100艘。金蘭灣扼太平洋和印度洋戰略通道，是世界上海上最好的天然深水良港之一。越戰期間，金蘭灣被美國佔據。美國撤出後，蘇聯於1979年租下金蘭灣，租期25年。蘇聯解體後，俄羅斯無力支付每年3億美元的租金，於2002年撤離，由越方接管。隨着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和俄羅斯外交格局向亞太傾斜，美俄一直希望能重返金蘭灣駐軍。

鑒於金蘭灣的重要戰略地位，自然成為越南手中的一張王牌，但如何使用這張牌卻頗費心思。2010年12月8日，越南外交部發言人阮芳娥表示：「越南已多次聲明，不與外國合作使用金蘭灣於軍事目的，而將開發金蘭灣地區的潛力，服務於建設和保衛國家的事業。」但面對日益壯大的中國海上軍力，越南深知無法單獨對抗，為此極力促使南海問題「國際化」，希圖借助外部勢力一同牽制中國，其中的重要手段便是利用金蘭灣為誘餌，引誘美俄介入南海紛爭。

基於這種意圖，2012年2月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訪俄期間對媒體表示，越南將允許俄在金蘭灣設一處船舶維修基地，這並非軍事基地，但可用於幫助發展雙方之間的「軍事合作」。與此同時，俄海軍司令維克多·奇爾科夫說，俄「正着手在俄領土以外的地方部署俄海軍基地。」不言而喻，其中最為中意的地點就是金蘭灣。今年6月19日，越南駐俄大使范春山表示，俄越雙方正在談判成立合資企業，為各種民用和軍用船舶提供維修服務。范說：「金蘭灣一部分作為民用，另一部分作為軍事基地。在遵守必要協議的情況下，外國軍艦可以進入這一區域，但我們可以公開地說，俄羅斯在此有優先權。」

綜上所述，俄羅斯使用金蘭灣作為其艦船維修補給基地已成為事實。但是否會成為俄正式的軍事基地，還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。當年越南曾將金蘭灣租給蘇聯，矛頭顯然是針對中國的，如今如再次提供金蘭灣作為俄的軍事基地，則必須顧及同中國的關係。同時越必須考慮在美俄之間的平衡。